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
第一百零三回 兩日毀十門龍燔於峒 一夜破兩城濬泣於涂

素臣飛步入去，見玉兒仰臥在床，兩眼上插，人中吊起。乾珠放聲大哭，素臣止住。按其口鼻，無氣出入；診其兩手，亦無脈息；只得解開胸前衣服，去摸心口，尚是溫暖。因討香爐，在身邊取出水安息來，一面焚燒，一面吩咐，煎三錢炒黑荆芥穗，俟煎好，用童便一杯沖服。須臾，心口響動，響至喉間，■的一聲嘔出一塊頑痰，哭醒轉來。再診其脈，大喜道：「脈氣無礙，只須服藥去穢，惡路一通，立可癒矣！」神猿道：「小媳情重之人，感念相公，三年如一日。昨日得見，因禮法所拘，不得抱頭握手，一訴離情，寸心如結，惡路不得通行，故致此病。若非神香解鬱，豈得回生？老婢昨掐數，應先見大喜，後見大驚，故屈留相公於此。」素臣道：「我見他昨日那種悲泣，便也愁他致病；再適遇分娩之時，心結氣塞，血路不通，遂至於此。但你的應先與我同床，後與珠兒作配，乃定之於天，非人力所能為！既配珠兒，即不可復戀前情，不特無益且非禮也！蠶化為蛾，豈能復居繭中？雀化為蛤，豈能復棲林內？君子思不出其位，盡孝於姑，盡敬於夫，盡慈於子，是你位內之事，日夜思之，不出於此。豈可復念我前情，為出位之思？思一出位，雖正思即是邪思，況無裨於我，徒害於你！你若受害，愈傷我心，反非愛我之意也！」神猿道：「文相公所言，字字金玉，媳婦當切切記之！」玉兒含淚應諾。服藥後，果然宿血盡下，霍然而癒。三朝設席款待素臣，抱出心、尾兩孫看時，真是伯偕、仲偕，無從分別。十五日一早，素臣馬快先行，下午已至赤身峒。奚奇等參見過，說道：「天鵬、孔雀不出文爺所料，大兵一到，即便迎降，到了此峒，依著號觸，連勝賊兵，得破外峒，毒龍退入內峒，閉門不出。盡力攻打，破了一重石門，便是一重鐵門，再攻不破。問起峒民，說有五重石門，五重鐵門，一重堅是一重；內六重門前，俱有機弩，觸之即死。四面探看，無路可入。專候文爺到來。」素臣到鐵門邊看了一遍。

問：「天關山的醋炭柴薪，可曾運送到？」奚奇道：「已運到幾十車柴炭，幾十桶醋，說是還沒運十分之一。辟邪峒亦運這幾十車在此。」素臣令隨軍鐵匠，就門內支起爐灶，風生車起炭火，扯拽起來。須臾，石門之內，鐵門之外，一片通紅。峒外重重疊疊，佈滿擠筒，竹籐，竹弩，鑿錘，巨斧，以防賊人衝出；打起長叉，以便叉柴木；制起氈衣氈帽，用水浸透，操就火軍。夜分，已報鐵門燒破，即令火軍更替入峒，撥火澆醋，將長叉又入木薪，不住燒燬。那石門及四面石槽，被火燒紅，被醋澆透，漸漸由酥而散。燒到次日天晴，已燒破兩鐵兩石。乾珠領來十個童子，十個童女，素臣問：「有何本事？」乾珠道：「此家母三年內練成，能上下絕壁，跳躍擊刺，送與恩父使令。」素臣略試其技，果如乾珠之言，大喜收謝，號為飛卒。乾珠問道：「恩父即燒開石門，彼在門口守住，亦不敢輕入，奈何？」素臣道：「我在內峒過來，知其不甚寬大，故用此法。」

內門雖有機弩，被火燒燬，亦無所用。門一燒通，只須用薪木澆灌桐油，長叉推入，塞滿宮殿之前；然後射入火箭，發入火器，一時俱著。彼欲救不及，欲出無路，我只顧添入薪木，便生生炙死這孽龍也！」乾珠方才歎服。二人正在密語，探馬報：「有田州苗兵來救，離峒三二十里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廣西積孽，惟大藤峽候大狗、田州岑濬，為害甚大。岑濬匿黃驥、韋祖，築石城於丹良，截江掠虜太守正妻，劫府縣諸印，罪大惡極，斬監貪其重賂，曲為開脫。我久欲剿除，因其現受朝職，師出無名。今乃公然黨惡，來救毒龍，便可乘勢殲之，為國家除一隱憂矣！」因留奚、葉二人，部領諸將，依計燒潑，吩咐候雲北父子到來，可著他赴行營聽令。自帶乾珠、碧蓮、錦囊、天絲領五百上林兵，五百山東兵，前去迎敵。

兵出西峒十餘里外，已望見岑兵，素臣道：「此賊遠來疲乏，當乘其未及成列，先挫其鋒！」因令乾珠領三百名兵居中，碧蓮領三百名兵居左，翠蓮領三百名兵居右，吩咐如此如此。錦囊、天絲領餘兵在後，擂鼓搖旗，吶喊助勢。二十個飛卒專紮草人。自己騎著黃馬，從亂山堆裡，繞出賊人背後。三人依令，各領精兵，頭尾相連，如三條長蛇，分路守等。岑兵見有兵來，正待列陣，乾珠舞起雙刀，奮勇殺入，餘兵擂鼓搖旗，喊殺連天。碧蓮自左至右，翠蓮自右至左，橫截岑兵，分作三段。岑兵喘息未定。忽被衝截，措手不及。加以乾珠神勇，刀法傳自神猿，如兩條電光，起落飛舞。翠蓮、碧蓮四把寶劍，俱如驚鴻游龍。天矯不測，迎著的，測出紅血，如雨點一般落。九百精兵，各仗主將威力，就如九百隻猛虎，跳躍博噬，攪得岑兵雪亂。碧蓮復自右至左，翠蓮復自左至右，交花穿插。乾珠衝出陣後，復自陣後抄殺轉來，刀劍亂颺，塵沙滾滾。餘兵合力同定，擂鼓吶喊，更不知有許多兵馬，在前截殺。支持不定，發喊奔逃。乾珠等招呼餘兵，一併向前追襲。岑兵拚命逃走，直接著後隊兵將，魂魄方得上身。後隊見前隊大敗，已是膽寒，忙把強弓硬弩，盡數施放，射住官軍陣腳。心神未定，忽然陣後發喊，素臣兩把寶刀，從肩背後直削而出。各各回身迎敵，見只一人一騎，好生羞憤。大喊一聲，蜂擁而來。那知人是天神，馬是龍馬，擋著的頭俱落地，帶著的血總飛空，由著素臣在內衝突，如入無人之境！乾珠等見陣中嚷亂，知是素臣在內，把草人身上承受的許多箭弩，拔將下來，一齊施放。六把刀劍，九百精兵，奮勇衝殺，紛紛北散。素臣從內殺將出來，領著乾珠、碧蓮、翠蓮，復殺入去，鼓聲震地，箭如飛蝗，黃馬殺得高興，直躡將去，撞著便倒，咬著便傷，拉拉雜雜的，在人身上，頭上，亂踹亂踏。岑兵魂飛魄散，屁出尿標，齊掣轉身，拋戈棄甲，忘命而逃。直跑至數十里外，追兵已遠，檢點兵卒，只存三分之一。存紮不住，連夜收兵，直退入田州去了。素臣喚過苗丁百名，授與密計，連夜趨行。

次日平明，大軍齊發，直至田州，離城五里紮營。草就檄文，曆數岑濬之罪，令獻出黃驥、韋祖，及思恩、向武、龍州各印信，並所掠故太守趙源妻岑氏，自縛請降，方可免死。岑濬大怒，將檄文扯得粉碎。即刻領兵出城，欺素臣兵少，直壓素臣之營，紮下陣門。喚敗將責問：「文白兵不滿千，怎爾等便至大敗？」敗將俱稟：「文白兵將雖少，卻猛如虎豹，疾如鷹隼；文白與一員小將，更加六神夜叉，勇不可當，兼多詭計。主公只宜堅守，不可輕敵！」岑濬喝：「休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待本府擒了文白，再治爾等之罪！」因自出陣前，看素臣兵勢。只見營門大開，一將高坐飲酒，一將執壺旁立，兩個美婦人筵前舞劍，幾十個男孩女孩，踢球跳索，擲槍竿諸般頑耍，喧笑之聲，鬧做一片。岑濬愈怒，便欲揮兵掩殺。黃驥諫道：「此必有計！」岑濬定睛細看，見那兩婦劍法，出沒入神，孩子跳躍，矯捷如飛，暗暗吃驚道：「怪是毒龍大王都被他害，隨營婦女孩童，尚然如此，他的本領可知。命韋祖出馬見一頭陣，看是如何？」祖得令，手綽大刀，正待出馬，探子飛報：「西平關已破。」岑濬大驚道：「果中這斷奸計了！」因分兵一半，令黃驥攻打敵營；自同韋祖領兵一半，退入城中，去復西平。黃驥領兵，鼓噪而出，直逼營前，營門大開，更無一人出戰，仍然飲酒，環侍者仍然耍笑。黃驥心疑，不敢殺入，高聲索戰。就這一聲索戰，旁立之將，將手中之壺擲出，向黃驥面門，劈正打來。急用手巾鐵鞭格去，酒壺落地，放出信炮，火藥衝起，營裡營外炮聲四起。險些把個黃驥鬚眉及坐馬鬃鬣燒盡，人馬俱驚，辟易數十步。梆子一響，營兵齊出如飛蝗，一員小將，兩個美婦，六把刀劍，如急風驟雨，直殺將來。岑兵因前兵敗歸，西平現破，個個膽寒。再被信炮一驚，刀劍伏兵四起，箭弩勢如風雨，那裡還敢戀戰，便都勒馬逃跑。官兵奮勇追殺，自相踐踏。到得吊橋，人多橋窄，被官兵強弓硬弩，長槍大戟，逼落水中，死者不計其數。

黃驥逃得入城，拽起橋，閉門死守。岑濬趕至西城，見城下只一員將，領著十數名兵，耀武揚威。憤怒道：「西平關有百兵把守，怎被這幾個人就攻破了？」因令韋祖領五員驍將，三百名兵，開城接戰，必要殺盡敵兵，不許脫逃一個。自己在城上擂鼓督戰。祖飛馬出城，與那將交手，只一合，被那將一刀，連肩削去半截。五員驍將，將三百名兵齊上，那將兩把雙刀，縱橫跳躍，如砍瓜切菜一般。岑兵因土主怒髮，親自擂鼓，不敢逃避，拚命死鬥，當不得那將人如飛虎，馬似神龍，刀削肉飛，弩穿喉洞，霎時死骸狼藉，五員驍將，三百名兵，更不曾留得一個，也並不用那十名兵丁助陣。岑濬嚇得洩溺直淋，方知敗將之言不謬！急急添兵出城，鏢槍藥箭，擡木炮石，紛紛打放，才把這十一個打退。退後，急喚黃驥商議道：「本府用兵二十餘年，從未見此等神將！祖大刀，本府嘗以比關公，一合即為所殺，更有何將可與交手？請問作何計較，足以御之？」黃驥道：「小的在東門，被一少年男將，兩個舞劍婦人，如三隻猛虎，勢不可當，遂至敗陣。不料西城之將，勇更如此！如何抵敵，惟有堅壁死守而已！向來府城與丹

良莊互相援救，為犄角之勢，如今是斷斷不可，當各自為守，不相救援，方不中他詭計！丹石城係主公親築，堅固無比，濠更深廣，兵精糧足，與府城一般。只要一守，憑他激誘詭言，俱不為所動，方足御之！」岑濬道：「參謀所言極是。但毒龍大王如此兇猛，親軍如此精練，尚守不住柳、慶等城，彌各峒，我們怎能堅守？」黃驥道：「柳、慶彌各城峒，俱由內變；府城、凡良皆主公累世土民，斷無異言。只要用心防守，彼豈能飛入我城，又豈能久駐兵於堅城之下乎？只須守至旬月，彼必受岳武穆之誅！昔人云：『未有小人讒於內，而大將立功於外者！』正今日之謂也！」

岑濬方始轉憂為喜。因密諭丹良，一面專城備守。到月上時，門軍來稟：「城外官兵拔營盡去，一個俱無。」岑道：「此必文白詭計，將兵移藏山谷中，誘我出兵掩襲，或守城懈惰，好乘機取事。」

因傳令各城軍士，分外用心防守，不許出城窺探。黃驥道：「文白此計不成，明日必更有別計；總付之不見不聞，一意堅守，則彼之伎倆窮矣！」岑濬撫掌稱善。守至三更，忽報東城火起，岑濬撥人一面去救火，一面搜拿奸細。城守頃刻又報西城火起，岑濬道：「須參謀親自一行，如此高城，賊人豈能飛入？此必戰敗時，混入一二奸細，欲乘亂斬關，放入敵兵。救火事小，守城事大，不可為所惑也！」黃驥忙領一枝兵，往西門搜查鎮壓。只見南城又報火起，不一刻，鼓樓發騰騰燒將起來。嶺濬方才著慌，急領親兵出府。探馬飛報：「北門打開，兵馬已殺入城，」須臾，喊殺之聲，漸漸至近，火中見一將當先，正是西城下殺死韋祖之將。嚇得心膽俱裂，急抄小路，便奔西城。黃驥迎住，合兵一處，開城而逃。背後追兵亂箭射來，喊殺之聲，驚天動地。岑濬等忘命逃脫，回望城中，一片通紅，大家痛哭。黃驥道：「不是哭的事，敵人矯捷異常，必來追襲，並攻丹良，若不速往，更無存身之處！」岑濬收淚，急奔丹良。跑到天明，只見丹良城內，民兵紛紛逃來，岑濬大驚問故。知道丹良城也是內應，於半夜放火開門，被官兵襲破，都想逃到田州府城內來。岑濬大哭道：「數十年基業，一夜俱盡！前無去路，後有強敵，吾命休矣！」拔出佩刀欲自刎。黃驥忙阻住道：「昔漢高帝屢敗，而志不墮，終能滅項興劉；主公豈可以一敗之故，遽尋短見？今東西兩路皆有敵兵，不若望南而行，連夜投奔大藤峽去，再圖後舉。」岑濬道：「我與大狗，雄長粵西，二十餘年；今窮敗而投，必為所辱，到那時悔之晚矣！」黃驥道：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昔劉玄德不嘗降曹操，投袁紹，依劉表耶？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大狗必不相辱也！」岑濬依言，收拾敗軍，並丹良民兵情願隨行者，共有五七百人，齊向南行。走不幾里，一枝兵馬攔住去路，一員女將只有十五六歲年紀，拍馬舞刀，直殺上來。親軍欺他年幼，齊出捉拿。被那女將軍揮動雙刀，殺得四分五落。岑濬、黃驥都是驚弓之鳥，兼防後有追兵，不敢戀戰，揮兵齊上，奪路而走。女將不捨，招兵追趕。岑兵急急奔逃，至一山下。鼓聲忽震，山坳內一隊兵衝殺出來。岑濬大驚道：「不料此處更有伏兵。吾命休矣！黃驥道：『前面人馬不是官軍模樣，我們且大膽上前，問個明白。』把馬一夾，上前去問。對面一員少年將士，直衝過來道：『等我捉了那丫頭，再和你講。』拍馬捻槍，直奔那女將去了。岑濬等驚魂略定，勒馬山坡，看那兩個廝殺。兩將直鬥到七八十合，不分勝負。岑濬等暗暗喝采。這男將喝道：『我與你今日，須見個高下，兩家軍士不許施放暗箭，和你比試十八般軍器。你輸了，便降我，收你做妻子；我輸了，便降你做丈夫。』那女將劈面一刀，喝道：『休得放屁！你輸了，便斃驢頭！要我輸，除非日從夜出，水向西流！』這男將大怒，兜心一槍直刺，那女將閃過討取長槍，急架相還，鬥至數十回合，另換器械，真是棋逢敵手。比至諸般軍器，不見一些高下，這男將性發道：『你敢與我賭射嗎？我給你先射三箭，如射不中，也給我射三箭，賴的不算好漢！』那女將道：『我的箭，是發無不中，中無不死的，如何得回射我？還是我先給你射，省得枉做怨鬼！』這男將道：『好大話！男子漢，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快快射來，便多射幾箭不妨，只不許賴！』那女將冷笑一聲，便取弓扣箭，用力拽滿，向心窩射來，被這男將弓打落。颼的一箭，又至面門，這男將把頭一別，那枝箭從耳根邊擦將過去。那女將馬剛跑轉，暗暗扣箭，扭回身軀，猛的一箭，射到喉嚨；這男將把頭一低，剛剛咬住箭鏃，兩邊軍士齊聲喝采。這男將抖擻精神，覷定女將面門一箭射去，那女將伏在雕鞍，讓了過去。抬起頭來，不防後箭已到，便仰在馬背，用手綽住。兩馬跑開，這男將把馬勒住，候那女將跑回，覷定心窩，猛力一箭。那女將越顯本事，使個鑽裡藏身，攏將起來，恰好張開一張櫻桃之口，露幾個白玉之牙，剛把箭中間輕輕咬住。兩邊軍士及岑濬的敗兵都一齊喝采。那男將越加忿怒，那女將越逞精神，復不肯歇手。卻見正南路上，一枝官軍，打著奉旨徵苗旗號，如飛而來。又見正東正西，都有兵馬，從田州、丹良兩路追來。黃驥向岑濬道：『這男將沒有添兵，必被擒獲，不如急走為妙！』唿哨一聲，領著敗兵，望著山坡裡飛逃去了。且道男將、女將是誰？那男將便是紅孩兒；這女將便是小驢。土豪領兵攻打思恩，紅孩兒討戰，難兒令小驢出馬。兩個武藝一般，戰有八十回合，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。土豪授計小驢，明日復戰，戰到數十回合，賣個破綻，假作慌張，落荒逃走。紅孩兒不捨，緊緊追去。小驢回身再戰，鬥至一二十合，仍行詐敗。紅孩兒愛小驢武藝人物，立心要捉回去，做一對相當夫婦，緊緊追趕，不肯放鬆。土豪俟其追遠，單留難兒接應小驢，自領大軍，奮勇衝擊，殺散苗兵。城內兵將都要投降，只礙著紅孩兒一個武藝高強，手下苗丁都是岑濬操練的精兵，俱要替土主報仇，不肯投順，故此尚在觀望。今見苗丁一敗，便自開門投降。

土豪進城，秋毫無犯。思恩百姓大悅，急出牛酒犒師，登時大定。小驢引紅孩兒離城較遠，放出真實本事，兩把雙刀，風馳雨驟，沒些空縫。紅孩兒愈加貪愛，也使出全副本領，鏖戰不止。直到苗兵紛紛逃來，說思恩已破，難兒兵馬又接應上來，方知中計。把要老婆的癡心，丟在腦後，虛掩一槍，招呼苗兵，如飛逃走。小驢追趕不及，收馬而回。紅孩兒逃至一座荒山，暫行扎住。打聽各處消息，知道各路俱平，各峒俱失，無處投奔，只得權時落草，向村莊搶虜些糧食，延著性命。這日正領兵出來，要去抄惱村莊，卻遇小驢追趕岑兵，癡心復起，便奮勇前來邀敵。小驢自思恩平復，因土豪得有密令，赴田州助戰，著難兒、小驢為前隊。小驢又在前哨，探見岑兵逃來，料是素臣殺敗下來，故來截殺，可巧的遇著紅孩兒，故復有此一場大戰也。當下難兒領兵先到，驟馬上前，喝退小驢，招降紅孩兒。紅孩兒道：『你只問手中這槍，他肯降不降？』說罷，一槍刺來，難兒道：『休得無禮！』把槍架去，劈面相還。難兒槍法入神，十數合後，紅孩兒氣喘汗流，不能抵敵。難兒逼住他槍，重複招降。紅孩兒道：『我與你有殺父之仇，寧死不降！』難兒道：『汝父被毒龍射死，元帥誅了毒龍，替你報仇，怎反把元帥當做仇人？況汝父從逆，死有餘辜！元帥奉王命徵討，即親戮汝父，亦不應仇怨！你看四面天兵，豈能倖免？若降了元帥，替朝廷出力，轉禍為福，兼可為汝父乾蠱；何苦執迷不悟，身首異處，只博得一個亂賊名目也！』紅孩兒感悟道：『降是該降；還有一件私情，要求將軍轉達！』難兒問是何事，紅孩兒道：『那位女將，與我比較諸般兵器，竟是天生一對；若肯配我為妻，便死心塌地，替元帥出力！』難兒沉吟道：『這須稟元帥作主！但這女將，是元帥家婢；你若求配，便須做元帥家將，可情願呢？』紅孩兒道：『元帥是個真人，得為家將，更屬萬幸！』

難兒見素臣兵馬已到，便急趨入營，稟知其事。素臣道：『紅孩兒相貌，是我見過的，武藝既精，我何惜一婢，為國家得爪牙之士乎？便領來見我，可也！』難兒即去說知。紅孩兒疾忙下馬，跟隨難兒入營。手下苗丁，發一聲喊，紛紛逃散。難兒要發兵擒捉，紅孩兒道：『不須費將軍兵力，待我見過元帥，去喚來投降便了。』難兒便不發兵，領進營來，伏地求降。素臣問其姓名，方知峒元姓韋，紅孩兒名叫韋神。素臣道：『神字不好，可改作韋忠。』吩咐隨營聽令。韋忠因稟招收苗兵之事，道：『他們都把老爺當作仇人，故不肯降；韋忠前去說明，自必從順。只是韋忠初降，恐不相信！』素臣笑道：『我平生以誠心待人，寧人負我，勿我負人！你願放心前去。』

韋忠感激而去。林土豪、袁無敵、張大勇領兵後至，參見後，土豪問破田州、丹良妙策。素臣道：『我在赤身峒，帶有五百苗兵，是岑猛寨下親丁，大半與田州、丹良苗兵，非親即故。那日追剿岑兵，即選百人，令帶火器麻繩，分入兩城之內，詐作岑濬敗軍，投親避難。俟兵至城外，黑夜分頭放火，乘亂弔入本家兵將。乾珠帶有飛卒二十人，爬山越嶺，如履平地。是夜本帥與乾珠、錦囊、天絲、碧蓮、翠蓮分領，並挑選矯捷兵士，伏在兩處城外。一俟城中火起，便紛紛爬弔而入，斬關而入，放入大軍，故得成功。若但用攻打，如此堅城，豈易破耶？』土豪拜伏於地道：『元帥神謀妙算，雖良、平不及也！』難兒等正在傾聽，峒中探子回報：『奚奇等依了將令，俟峒門燒燬，即又入薪木，射入火器，燒得滿峒通紅。毒龍被燒不過，尋著智井，望樹中鑽出，被神猿刺

死，掛在樹中，阻住去路。

兩日兩夜，老少毒龍連合峒男女，俱成灰炭。」素臣蹙額向乾珠道：「毒龍週身鱗甲，刀箭不能入，只有喉下徑寸逆鱗，與順鱗分界處，可容寸七，非令堂不知，非令堂亦不能制！你今先往丹良，將石城拆毀，子女放散，糧餉發來，隨營給軍，財帛金寶犒賞軍兵，然後回赤身峒權主峒事，俟我回朝奏聞實授。」乾珠叩謝起來，問：「石城修建不易，何以拆毀？」素臣道：「此岑濬私建，與田州犄角，以抗拒官兵者，十數年來，受此城之累；故毀之，以絕禍根！」土豪道：「元帥遠慮極是。但此時田州還該令何人去鎮撫，將來當改設流官，方免叛亂。」素臣道：「田州本岑猛世業，先為岑■所奪，後為岑濬所據，還朝當奏還之。今先勞參戎去安撫，隨後調岑猛來權主府事。田州四面皆苗，流官必不能治，仍須以土官治之。丹良石城既毀，則田州無險可恃，即叛服不常，亦易平矣！」土豪拜服。素臣差人，連夜去調岑猛。乾珠、土豪正待起身，只見探馬來報：「韋忠去招收苗兵，殺得大敗逃歸。」素臣吃驚道：「岑濬、黃驥業已遠竄田州、丹良賊兵，非死即逃，現留碧蓮、翠蓮領頭兵彈壓，這是何處兵將？參戎及珠兒且請少留，待我親去看來。」正是：

謀從心出兼由學，勇自天生不論年。

總評：

玉兒情重之人，感念相公，三年如一日，此語出諸神猿之口，奇絕怪絕。蓋玉兒與素臣曾作假夫妻，舔吮撫摩，閨房之樂已甚於畫眉。神猿前知素臣開天神手，則於歸之夕，此段情節必不諱於姑前，而此時相見，忽然感觸，竟至血暈垂危，尤覺一種纏綿盡情，發露兒女之情，作者亦寫得透頂。自來新娘有以閨中所私情分，直貢於翁姑丈夫者乎？文至此亦作地老天荒耳，開目見之，想雖瑣事閒情，不離本旨，乃為奇文妙文。

毒龍深藏不出，藉石鐵門以自衛，非火攻不得破之，然使無前次進峒一番窺探，則醋炭柴薪竭峒中所有，亦尚不足於用，而此事必已半途而廢。天生神力，又有玄陰老蚌一雙明珠，的非偶然。正不獨兵機神速，黃馬回京，足破靳監之膽也。

燒被石門之後，更用長叉推入薪木澆灌桐油，發火箭以燃之。孽龍非投督井不得醋路，而後山神猿佈置周密，早定絕著。乾珠告素臣止家母自任一語，而火攻之後炙死一法，又於收飛卒時補出，章法便不呆板。然細按情勢，卻已早有成算，並非隨時生發，行軍之秘與行文之妙，兩得之矣。

岑濬來救孽龍，素臣雖神，豈能逆料？乃燔洞之役，定計火攻，醋炭柴薪陸續運齊，不必全兵，已足制毒龍之命，而抵禦岑兵，遂覺好整以暇，一戰而敗，退保田州，已非濬之初意，乃大兵踵至，連夜薄城。一若官兵間攻孽龍，而正著反在田州，則用兵之神化，無人而能測之矣，區區逆濬，徒自取死，可悲也夫。

兵至田州，紮營已定，不速圍攻，而大開營門，學諸葛公彈琴掃地故技，以司馬孟達待之，獨高視岑濬也。至於越看越怒，直欲揮兵掩殺，則濬之伎倆畢見。酒壺一擲，信爆齊轟，一戰成功，夫復何疑。

千軍萬馬之中，有許多美婦男女小孩，忽而戲耍，忽而廝殺，文章之豔麗極矣。不意更有紅孩兒小驢一段胡鬧，牽惹這班驚魂略定之人，至於勒馬山坡看而喝采，有此趣事，乃成妙文。會家不難，豈數「盲左麗，龜射麋」之閒暇哉。